

65206

京 剧

智取威虎山

上海京剧院一团集体改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前 記

这是上海京剧院在大躍進中產生的一部比較成熟的群众創作。它是一团的許多同志，根据曲波的小說“林海雪原”，并参考了北京人民藝術剧院的話剧本，为了排演的需要，集体改編出來的。

創作的过程很短，也很長。

說它短，是指群众只用了十天工夫就赶寫出了排演本的初稿。說它長，意味着整个排練过程也就是創作过程。彩排以后，正式上演以后，接受了观众和專家的意見，又作了許多次的修改。目前的定稿，和最初排練的草本，出入極大。應該說，这部群众創作，它的群众基礎是十分廣泛的。它集中了院內外許多藝術工作者的意見，集中了許多普通观众的意見、工人的意見、战士和指揮員的意見……

曲波的小說原著，根据扉頁的“內容說明”，是要描寫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地区“我軍的一支精悍的小分隊，在嚴寒的冬天，深入广大的深山密林，以驚人的大智大勇，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艰苦險阻，終于徹底干淨地消滅了数股力量占优势的土匪武裝。”

京劇改編本虽然只选取其中“智取威虎山”一段題材，却忠实地体现了原著的精神。在進行改編工作时，始終不忘記向观众和讀者着重說明这样几个問題：第一，小分隊派遣偵察人員打進匪窩，探察地形和策划接应，是适应了客觀形

勢和当前任务的迫切需要，而不是軍事冒險行动；其次，小分队虽然只有三十六人，但由于他們能够使得軍民关系水乳交融，他們才成为强有力的战斗部隊；复次，只身入虎穴的偵察排長楊子榮无疑是貫穿全局的中心人物，但小分队獲得大破威虎山的徹底勝利，却是集体奮斗的結果，而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功績；再則，楊子榮誠然是一个“孤胆英雄”，但他應該是整个解放軍優良品質的集中的体现，决不能把他处理成为一个人英雄主义者。

只有表现了这样的創作思想，作品的主題才能發揮更積極的教育意义，作品才不至流于以驚險緊張取勝的“武俠戲”。

在改編工作中，得助于話剧本的地方也不少。为了構成更完整的戲劇結構，把剧情更有力地推向高潮，話剧本把原著放在以后处理的反面主要人物之一定河道人請上威虎山來，一併解决了。京劇改編本承襲了这一处理方法。在話剧本的基礎上，京劇改編本又增加和發展了某些情節，这其中，主要的有兩点。其一是按照小說原著的精神，增加了楊子榮上山以后經受敌人种种試探的情節。楊子榮以“聯絡圖”（原著为“先遣圖”）为進見礼，取得匪首的初步信任，这是完全可能的。但不等于說，老奸巨猾的座山雕一下子就会对他推心置腹、深信不疑。通过反复的試探，一方面暴露了敌人的刁惡，一方面也从机智中顯示出我軍偵察人員高度的才能。

另一点是：話剧本处理楊子榮和定河道人最后在威虎山上碰面一場，覺得楊子榮似乎已經不再象对付樂平平时那么主动，他好象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这对这一人物的大智大勇是有所損害的。現在，京劇改編本就話剧本的基礎發展了一步，寫他即使在这万分危急的当口仍旧竭力爭取主动，找尋摧毀敌人、挽救自己的对策。他抓住各个匪首都在

千方百計地尋索“聯絡圖”這一關鍵，力圖挑起座山雕和定河道人之間的矛盾；雖然陰險狡猾的定河道人始終控制住感情，把進攻的矛頭對准了他心目中的主要的敵人，然而從這裡畢竟反映了楊子榮的始終不懈的戰鬥精神以及他爭取時間、等待小分隊到來的戰略思想。

這個改編本還很粗糙，缺點和漏洞還很多。有一點值得重複提一下的就是：這是一個群眾創作，這是經過總路綫學習，破除迷信，樹立共產主義風格之後，在大躍進中的一個可喜的收穫。

洪 衛

64.4.13



楊子榮向座山雕獻聯絡圖

李仲林飾楊子榮(左) 賀永華飾座山雕(右)



審訊“一撮毛”

紀玉良飾少劍波(右)



滑 雪 入 威 虎 山



楊子榮智破威虎山,力擒定河老道与座山雕

一 二 三

序 幕

地 点：杉嵐站村头。(牆上有“土地还家”的大标语，“活捉座山雕”“割平威虎山”……小标语)

人 物：大麻子 四、五、六、七、八金剛 小匪 群众若干
少劍波 楊子榮 刘勛蒼 孙达得 樂超家 高波
白茹 解放軍。

〔合唱声中、幕啓。

(合唱) 雪盖大地粮入倉，

今年处处都是好風光，

土地改革窮人翻了身，

撥开烏云見太陽。

沈陽地还有國民黨；

深山里还有大批的匪徒暗藏，

生產丰收支前錢，

消滅蔣匪幫。

我們要剿匪肅特巩固后方，

一切为了求解放，求解放。

〔大麻子率众匪上，耳語，仇恨地撕标语，一小匪下，
其余匪冲下。

〔火光，槍声。土匪背衣物上，下。

〔大麻子拉一鄉妇上，摔死小孩，打死鄉妇，又打死
一鄉民。

〔小匪慌張跑上。〕

小 匪：報告參謀長，有情況。

大麻子：澆水！

〔大麻子等跑下。〕

〔楊子榮、孫達得、劉勛蒼、樂超家、白茹、高波、少劍波、解放軍急上。〕

少劍波：救人，救火！

〔少劍波等沖下。〕

〔火光漸熄，少劍波等復上，救護鄉民。〕

鄉 民：土匪！（死去）

〔解放軍抬衆鄉民下。〕

少劍波：（唱）一步來遲恨非小，

只見滿村火焰高，

房屋被燒盡塌了，

到處屍體如炭焦。

特務匪徒行兇暴——

〔楊子榮、孫達得上。〕

楊子榮：報告！村民死傷一百餘口，糧食完全被劫，洗劫杉嵐站的土匪是威虎山座山雕的匪幫。

少劍波：（唱）這就是除匪不盡留禍苗。

站隊集合。

〔解放軍列隊。〕

少劍波：同志們！這就是“除匪不盡，貽禍無窮”。國民黨匪幫利用美帝軍事調處的機會，大舉向我解放區進攻；同時又利用東北的土匪、偽滿軍警燒殺淫掠，破壞土改，擾亂我們的後方。奶頭山許大馬棒剛被我們消滅，威虎山座山雕的匪幫就又出沒在我們的眼前。

我們一定要遵照上級的指示，繼續用既能偵察、又能作戰的小分隊，深入林海雪原，爭取老鄉的幫助，把潛伏在山林深处的座山雕和一切匪幫，徹底消滅干淨！楊子榮！小分隊緊急集合！立刻出發！

(幕落)

第一場

地點：老獵戶家

人物：老獵戶 老獵戶妻 欒平妻 一撮毛 少劍波 楊子榮 孫達得 白茹 高波 劉勛蒼 解放軍。

(合唱) 奔馳雪原，

為的是把匪歼，

撲滅了許大馬棒，

再去把座山雕擒擒。

哪怕它山道崎嶇路艱險，

行來只當作等閑。(重句)

[幕啓。老獵戶夫婦在場上，老婦對灶發楞，老獵戶立桌前，收拾碗筷、酒盅、看酒壺，搖晃，收入櫃內。

欒平妻：(內)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一撮毛：給我，給我！

[欒平妻跑上，一撮毛追上。

欒平妻：我跟你說絕啦，不看見我吳……死也不給你。

一撮毛：我告訴你！奶頭山……(見二老) 進里屋去，站在这兒干嗎？(二老進里屋) 我告訴你，奶頭山許旅長許大馬棒遭難啦！欒警尉投到我們座山雕崔三爺那里去了。他要把許大馬棒交給他的那張秘密聯絡圖獻給三爺，你把圖交給我，獻給三爺，你男人欒警尉

少不得官上加官。

樂平妻：你一会說我男人在这兒，一会又說在那兒；反正我不見他面，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是不給！

一撮毛：吓哈！我看你是軟硬不吃，（逼）你給不給？

樂平妻：不給！

一撮毛：你真不給！

樂平妻：不給，不給还是不給！

一撮毛：你再也不給，我就要——

樂平妻：你敢，我告訴定河師父去。

一撮毛：定河師父？定河師父又不是五殿閻君！

（唱）休拿那定河師父來吓我，

他把我座山雕的副官奈何不得，

这聯絡圖关系大非同小可——

〔老獵戶夫婦聞爭吵，才自內出，为一撮毛看見。〕

一撮毛：（惡狠狠地）回去！出來看什么？小心你們的狗命！

〔老獵戶夫婦又縮回。〕

一撮毛：（唱）再要不給你命難活！

我問問你，你到底給不給我？

樂平妻：給也不能在这兒給！

一撮毛：在哪兒給？

樂平妻：当着定河師父的面，我再拿出來。

一撮毛：喝！你还跟我要花招！（打樂平妻）

（唱）明知道定河道我惹他不过，

你叫我回山去有何話說，

看起來今日里有你沒我——（出匕首）

你給不給？

〔樂平妻躲至炕前，一撮毛刺樂平妻未中，扑炕上，樂

平妻趁勢奪門而出，一撮毛追下。

樂平妻：（內）救命，救命呀！

〔老獵戶夫婦自內出，緊張，遲疑，聞“救命”聲。〕

老獵戶：我出去看看去。

老獵婦：（拉住）你別去，咱們惹不了人家。

樂平妻：（內）哎呀——

〔老獵戶夫婦聞慘叫，上前關門。〕

〔一撮毛上，破門而入。激動，喘息。〕

一撮毛：老头，別害怕，沒你的事兒。

老獵戶：是，是，官長。

一撮毛：快進屋拿酒去，老婆子，把針綫拿來。

老獵婦：是，是。（下）

一撮毛：（拿手套擦刀，看聯絡圖）有了這張聯絡圖，這牡丹江一帶潛伏的勢力，躲起來的地主富豪，滿洲國的軍警官吏，盡入我手，我就可以到處聯絡聯絡——不妥，要被座山雕崔三爺發覺，我的小命可准玩兒完。我还是送給三爺，讓他擴充勢力吧——這可不能讓定河老道知道，這塊肥肉，誰都在想——

〔老獵婦拿針綫上，遞給一撮毛，又坐在炕前。老獵戶拿酒上，放酒于桌上后，也坐在炕上。一撮毛邊縫邊飲。〕

一撮毛：（唱）定河道也想把聯絡圖到手，
座山雕終日里為它憂愁，
今日里我一撮毛大功成就——
〔狗吠聲，一撮毛猛驚。〕

一撮毛：（唱）荒野狗咬不對頭。（急忙把門关上，進入里屋）

〔楊子榮、少劍波、白茹、孫達得抱樂平妻上；高波、

刘勛蒼、解放軍上。

楊子榮：報告二〇三首長，这里有戶人家。

少劍波：叫門。

楊子榮：老鄉，開開門吧！

白茹：老大娘，老大爺，您開開門吧！

老獵婦：（害怕）這怎麼辦呢？

老獵戶：開吧！反正什麼都吃完啦！

白茹：老大爺！我們是人民解放軍進山剿匪來啦，半路救了一個受重傷的女人，您開開門吧！

〔老獵戶開門。白茹、楊子榮、孫達得、少劍波、高波進門，其餘解放軍在外警戒。〕

少劍波：您好，打攪您啦，老大爺，老大娘，這個受重傷的女人在您炕上放一放，行么？（老獵戶夫婦點頭，孫達得將欒平妻放在炕上）白茹，緊急救護。

老獵婦：（見欒平妻）是她……

少劍波：您認識她嗎，老大娘？

老獵戶：她同一位跟您一樣的官長一塊兒來的。

少劍波：那個人呢？

老獵婦：在里屋。

少劍波：快去查看。

〔孫達得警戒，楊子榮進里屋，旋退出。〕

楊子榮：報告，那個人跳窗戶跑啦，留下血手套一只。（遞血手套）

少劍波：啊！楊子榮、孫達得。

楊子榮：有。

少劍波：趕快追蹤偵察，要逮活的，我隨後就到。

楊子榮：是。（下）

少劍波：老大爺，您把這件事講給我听听，好不好？

老獵戶：（見少劍波等是好人，胆子也大了）哎呀，官長呀！

（念）昨夜晚大雪紛紛，

一男一女來到家門，

說是路遇大雪來借宿，

我二老發了慈悲心。

老獵婦：（念）誰知他進門把臉變，

要酒要菜狠萬分，

野味、鷄、蛋全吃盡，

嗨！知人知面不知心，

他說他是人民解放軍。

少劍波：解放軍？我們解放軍是不吃老百姓家里的东西的。

老大娘，他准是土匪冒我們的名兒來禍害老百姓的。

啊，老大爺，那个女子怎么会死在外面雪地上呢？

老獵戶：（念）只為一張什麼圖，

二人一天到晚纏不清，

男的再三向女的要，

女的說：要圖也不難，

去見什麼定河老道人。

越說越惱拚了命，

打出門外，這一声慘叫，他就下絕情，

老獵婦：吓掉我的魂。

白茹：報告二〇三。給她打了強心針，有了呼吸了。

樂平妻：樂警尉。

少劍波：樂警尉？

高波：報告，就是楊子榮逮住的那個小爐匠樂平，許大馬

棒的副官。

少劍波：啊，是他？这圖准跟許大馬棒、座山雕这一夥土匪有关系。——嗯，把欒平提來，叫他跟这个女人对質。

欒平妻：欒警尉！

少劍波：（唱）口口声声把欒警尉喊，
定与匪徒有牽連，
白茹暫留此，將她的性命救轉，
你二老周全我記心間，
小隊出發快追趕。

高波，快到牡丹江，把欒平提來。

高波：是。（下）

少劍波：（唱）拿住凶手再進山。

（幕落）

第二場

地 点：一、幕外。二、神河庙。

人 物：一撮毛 孙达得 楊子荣 一撮毛妻 定河道人
小道士 刘勛蒼 少劍波。

〔幕外，風雪交加。〕

〔一撮毛慌張地上。〕

一撮毛：（念）剛才要不是我情急智生把窗跳，
差点兒就讓共軍給捉牢！
碰見这大風雪，真他奶奶的倒灶！
跑得我上气不接下气直喘吁。（回顧）
哎哟！这两个共軍又追來了，
罢！神河庙暫躲避再作計較！（下）

〔孙达得、楊子荣追上。〕

孙达得：瞧！在那兒，这大風大雪，不然早就追上了。

楊子荣：再大的風雪也救不了他的狗命。

孙达得：瞧！那家伙進庙啦！追！

楊子荣：追！（同追下）

〔幕啓。〕

〔神河庙。定河、一撮毛妻、小道在場上。〕

〔定河給一撮毛妻一包烟土。〕

一撮毛妻：定河师父，这烟土是多少？

定河：二百兩。哈哈。这可够你們一个月的开銷了吧！

跟你定河师父干，是現款不賒！

一撮毛妻：哟！定河师父，你真有兩下子。喏，这是牡丹江的情报，我这也是現款不欠。

定河：回去告訴他們，最近風声緊，小心点。

一撮毛妻：是啦。

〔一撮毛急上。〕

一撮毛妻：吡！你怎么也來啦！干嗎这么慌張？

一撮毛：我的太太，不得了啦。

一撮毛妻：怎么啦？

定河：有倆共軍釘了我一道。

定河：他媽的，廢物。还离着多远？

一撮毛：大約还有一二里地！

定河：來！（小道应）赶快把山門、院子里的明道打扫干净！

〔小道下。〕

〔定河到神象前，按机关，露出一洞，一撮毛下。〕

定河：（向一撮毛妻）包起來，还是老样，做臉給他們看。

〔小道奔上。〕

小 道：來啦！

定 河：跪下。

〔定河、一撮毛妻跪神象前，小道跪桌側，敲木魚。

〔楊子榮、孫達得上。

一撮毛妻：小連生，回來吧！媽媽等着你！

定 河：（念經）元始天尊、燃燈道人，

神燈追回三魂；

大施道門神威，

保佑道門善人，

道祖大慈大悲，

退妖去邪，定魄安魂。

〔楊子榮、孫達得分頭搜索。

楊子榮：道長，勞駕！我們問您一件事！

〔定河斜視楊子榮一下，繼續念經文。

楊子榮：对不起，剛才有一個人……

〔小道敲磬一聲，打斷話頭。

一撮毛妻：小連生回來吧，媽媽等着你……

定 河：善哉！善哉！（繼續念經）

孫達得：（冒火了）我們有任務，別裝蒜！

定 河：善哉！善哉！

〔定河用白眼珠向孫達得翻了兩翻，理也不理，繼續念經。楊子榮向孫示意，不讓他再說，把手一揮，二人出殿外。

孫達得：這個老雜毛，老狐狸。

楊子榮：老孫，不能來硬的。（小聲）你快去接二〇三首長，我在門口監視！

孫達得：小心點！（同下）

〔定河、一撮毛妻、小道起立。〕

一撮毛妻：哎喲！总算走……

〔定河赶紧捂一撮毛妻的嘴。〕

定河：（低声）不会走，还要来！

一撮毛妻：那可怎么好呢？

定河：不要紧，沉住气，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外面传进脚步声。〕

定河：来！

〔一撮毛妻跪下，小道敲木鱼。〕

定河：（画符，念咒）

拜请三清教主，太上老君，

龙虎山天师真人，

驱除附身恶鬼，

追回七魄三魂。

〔念咒画符时，少剑波、杨子荣、孙达得、刘勋苍上。〕

少剑波：道长！

〔定河行一稽首礼，仍继续画符。〕

少剑波：我们的同志，素来不懂道门经坛规则，俗语说“不知不怪”，还请道长原谅。

定河：普渡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指一撮毛妻）这位善女，三十二岁，初生贵子，不幸妖魔附身，摄去灵魂，许下了三天大经，从六十里外，冰天雪地，前来跪经。今天是头一天，就遇见贵军的那两位，闯进经堂，冲乱经文，真是天大不幸！

少剑波：怎么，这位大嫂的孩子有病？我们有医生，待会儿给他看看。